

家具换了几茬,37年缝纫机没退休

宋振东(济南市民)

我家有一台37年前买的旧缝纫机,现在还在发挥着作用,是妻子缝缝补补整理家务的好帮手。

1978年的秋天,父亲在鲁西北农村的一家供销社购买了

这台辽宁本溪缝纫机厂生产的“松鹤”牌缝纫机,从此我们大人小孩所穿的衣服和家里的一些缝缝补补的活计就指着这台缝纫机了。后来我结婚,缝纫机便成了结婚必需品的几大件之一,因为妻子婚前专门学过裁缝,邻居们知道后,纷纷找

妻子裁衣服做衣服,我们家的这台缝纫机就更忙了。

1996年底,妻子和女儿带这台缝纫机一起“随军”来到济南。现在,人们都很少自己用缝纫机做衣服了,都是买现成的,我们家的家电家具也更换了几茬,唯独这台“松鹤”牌缝纫机

没有“退休”。虽然有些老旧掉漆,其间也发生过几次小毛病,但直到现在还能正常工作。妻子不仅锻炼了“手艺”,也为家里节省了不少的经济开支。这台“松鹤”牌缝纫机将永不“退休”,继续留在我们家里,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母亲给我们做鞋时用的木制轱辘子。(何卫平 供图)

仍记得母亲一针一针地纳鞋底

顶针用的小轱辘被扎得像核桃壳一般

何卫平(菏泽市民)

母亲喜欢缝纫,从小到大,我们的衣服、鞋子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的。上了大学就不再穿母亲做的衣服了,但鞋子仍穿母亲做的。鞋底上密密麻麻的针脚,摸起来凹凸不平,穿着却很舒适。别人做鞋子总是照大了做,母亲却总是做得正好,她说穿穿就会松出来点。孩子虽说长得快,但得穿舒服了,大不了多做几双的事,熬几个晚上就出来了。

母亲有个轱辘子(音),木制的,椭圆形,中间有洞,用布条穿起来,套在手指上,握在掌心,纳鞋底的时候用来顶一下针,以便容易穿过。轱辘刚买来的时候表面是平滑的,用得久了,上面布满了用针鼻顶过的

针眼,像核桃外壳一般坑坑洼洼。我最喜欢站在母亲身边,看她纳鞋底。记得那时我大约六七岁,冬日的阳光照进堂屋,又温暖又明亮,年轻的母亲搬个竹椅坐在门边,晒着太阳,哼着她喜欢的样板戏,一针一针地扎着三四层厚的鞋底。时不时地叫着弟弟不要玩脏东西、不要坐地上、不要用袖子擦鼻涕。纳鞋底也是需要很多准备工作的,先要把一些旧衣拆了,把布浆上,晒干,然后依鞋样剪出来轮廓,拿白色的棉布贴个边,干干净净的,再一层一层贴好,拿来用粗棉线缝起来。因为厚,扎起来很费力,母亲就用轱辘子从这头把针尾用劲顶过去,从另一面再捏着针尖,把它拔出来,线就穿过

去了。母亲做出来的鞋子,鞋底纳的紧致均匀。我们把新鞋子穿在脚上,高高兴兴地在胡同里跑来跑去。去年父亲瘫痪了,尽管儿女们都在身边,母亲仍坚持自己做,不让儿女出力,只是很少有时间再做针线活了。过年的时候去看望她,她却从枕头下拿出一双小布鞋:“给盈盈(我儿子的小名)穿。”不知道忙碌的她怎么抽出的时间。我控制着眼泪故意轻描淡写地说:“妈,现在啥都有卖的,别再做了。”母亲拢一下满头的白发,蹒跚着转身去收拾椅子上的针头线脑,喃喃地说:“纳着鞋底就想起你们小时候了。一年年的,跟放电影一样。”我站在那里,低着头默默垂泪,为这无情的岁月,为这无边的母爱。

看到旧自行车证和烤烟证,我的心又一次被掀起

父亲再也没有等到第二年年

梦熹(网友)

年前回老家打扫卫生收拾东西,在那两间已古老的东屋里,找出了一些以前的物件,看到过去的自行车证和烤烟证时,我的心又一次被掀起,深深地刺痛着。

记得那时也是快过年了,父亲骑着家里唯一的破旧自行车到城里买年货,刚走到城边就被查住了,需要交二十元办上牌证才能再骑,可母亲就给了父亲五十元钱,并且要用这五十元买全年货回家过年。

也许家里就只有这五十元钱了,父亲没办法就步行到我的店里,一进门就无奈地说:“车子在转盘那里被查住了,要交二十元钱办上牌证才行。”

“哦!”我当时正在忙着,竟也没想想多安慰父亲几句,就顺手从抽屉里拿出二十元递给了父亲。父亲有些不好意思地接过钱说:“那我快去交上,还要去赶集买年货。”

“嗯。”我应了声,就继续低着头忙着手里的事情。父亲走了出去,我心头忽地被什么触碰到了!抬头向父亲走的路上望去,正

好看父亲那匆匆的,早已年迈的背影,我的心好疼。好想冲上去再多给父亲点钱买年货,可却还是没有跑出去。自私作祟的心理劝住了自己:“先这样吧,还这么多事要做,等明年过年时再多给父亲点。”

可父亲再也没有等到第二年年,没能等到我能多给一点点,没能过一个“富裕的年年”,所以至今,每每想起此事,我都有些恨自己。

还有这烤烟证,让我想起小时候一次摘烟叶的事。

因为摘烟叶是有日期的,今天不摘也许明天就黄了,烤出的颜色就不好了,所以一摘就要把正合适的烟叶都摘了。

那天天还没怎么亮,父母和哥哥就去地里了,因为我和弟弟还小,起来吃了点干粮也去了地里。快到中午时下了小雨,一家人顾不得喝水吃口干粮,继续摘着烟叶,就这样又忙了好一会儿,头顶毛巾全身湿透的母亲忽地半开玩笑地说:“我这命啊!今天还我生日呢。”

她停了会儿接着说:“也挺好,老天爷给过了,喝着天水干活呢。”说完哈哈大笑



旧自行车证和烤烟证。(梦熹 供图)

起来。我当时正和弟弟顶着大烟叶避雨,一听母亲这么说,忽地觉得母亲好可怜,心里就暗暗地想:“我长大后,一定要让母亲过上好的生日,要让母亲吃好穿好!”

虽然这些年,过生日时我都会给母亲买吃的穿的,可父亲走后母亲一个人在家受了很多苦,我却没能尽力做到多陪她,没能让她生活得很好。婚后一直和公婆住在一起,本想去年租个离家近的小房子养着母亲的,可刚交了定金没几天,母亲就永远地离开了我。

去年,我一年都是想念,后悔,自责。

齐鲁晚报

年画

A07

2015年2月25日 星期三
编辑:任志方 美编:晓莉 组版:庆芳

乡忆



70年前姥姥的嫁妆 状元及第镜里的 愿望都实现了



表弟家的“传家宝”

苑菲菲(潍坊昌邑)

用来做镜框的楸木已经斑驳,正面的镜子也因为年岁太大水银蒸发看不太清楚了,只镜子背面的一幅写有“状元及第”字样的画还保留着当年的颜色,这是我表弟家的“传家宝”,表弟的姥姥在1945年出嫁时的嫁妆。

姥姥今年91岁高龄了,姥爷比姥姥小7岁,当年姥姥出嫁时21岁,姥爷只有14岁。按照当时的说法,家庭情况好点的人家,都会给自家的儿子娶个大老婆(新娘年龄比新郎大),只有穷人家的孩子,才娶小老婆。

当年女儿家出嫁,嫁妆都是现在看来很老式的箱子、柜子等物品,镜子也是必不可少的。不过这镜子都有讲究,要讨个好彩头,正面是镜子,背面一般画着各种吉祥的画,写着一些讨喜的成语,麒麟送子,天仙送子,状元及第等等。

姥姥选了这面状元及第镜,红色的木头框,宽十多厘米,高二三十厘米,背面一个戴状元帽的男子骑着高头大马,两边有人举着“状元及第”的牌子,象征飞黄腾达、荣登鳌头。姥姥是希望将来自己的子孙们,能够个个都学有所成,最好中个状元,而现在的我们都是大学毕业,舅舅和姨妈们以及我们这一辈的,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也算了全了姥姥当时的心愿。